



# 憶空觀行者日慧長老

釋悟因

眾生根性本來就千差萬別，  
佛法的修學下手處，更是因人而異。  
長老善觀因緣度眾，不執一法，確實是空觀的實修行者。

觀自在蘭若日慧長老在今年七月六日圓寂了。長老的弟子慧寂法師來電告訴我：「家師走了！七月六日上午走了。」「家師病危時，親口囑咐醫師不要急救，要將遺骸捐贈醫院作解剖之用，但醫院不接受，說太瘦了，只有35公斤。」我問：「怎會瘦成這樣？」「家師長期腸炎，從民國77年至今，腸熱難忍，苦不堪言，仍講學不輟，著述不倦。他對佛法堅持，一直到最後一口氣，始終如一。」這是親炙長老的弟子對師長的描繪。

一時，長老慈祥而堅毅的神情浮現眼前。

與日慧長老的因緣，最早是在民國79至81年之間，當時長老已駐錫觀自在蘭若。民國79年，曾在蘭若為香光寺僧眾傳授「觀音法」、「中陰身救度法」。民國81年，我邀請長老蒞臨香光尼眾佛學院講授「四部宗義」。講座長達八個月。其時長老已六十六歲有餘，雙週往返一次苗栗與嘉義之間，弘法的熱誠與毅力，令人感佩。

在長老的言教裡，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：「佛法只在破執，不在破法。」長老維護正法，對不正知見是大加駁斥，對於某些自言開悟、證果、登地的人，他說：「這是自欺欺人的妄言。」其真知灼見，使他敢說敢言。同時也開導學人如何判斷，他說：「世間謊言容易判斷，因為謊言會用更多謊言來掩飾。我們做為正信佛教徒應具足知見，從聽其言、觀其行中判斷，以正世間和出世間法。若


聞有人自言開悟、證果、登地，應從佛教的正知正行中抉擇：是否是怪力亂神或異端邪說？」然而清者自清，濁者自濁，學人雖具正知見，也阻止不了猖狂者的妄言。因此，「重要的關鍵是我們不要被妄語牽著鼻子走，紊亂價值。」此時此刻，益見此話有如千鈞萬鼎的力道，亦見長老對正法的堅持，是如何的剛毅！長老出家以後，一直延續教師的工作，沒有離開教學崗位；尤其對佛法正信正行的引導，一直是老人家的堅持。

長老對法的抉擇，也可從經論的揀擇窺見一斑。他認為中土譯著的很多阿毗達磨論著，需加以整理弘揚。而在中觀的研究，也頗具獨到的見地。以漢傳佛教的傳統，大都認為馬鳴提倡大乘，著《大乘起信論》，並且把馬鳴、龍樹歸類為同一體系。長老推崇龍樹，認為馬鳴非中觀學者，龍樹之學亦非傳自馬鳴。這是歸類體系的認定，不宜混淆。他認為：這是中土學者，基於對中觀論著解說上的貫串和一致，所產生的錯誤印象。因此在闡述中觀教義時，斷然刪除《大乘起信論》，且不加以引經據典解釋。

除了法施，長老也樂於以其墨寶施人。我在高雄紫竹林精舍內關講堂，講堂額曰「耆闍講堂」，就是請長老書寫來砥礪後學。耆闍，耆闍崛山的簡稱，是梵文Gṛdhrakuta的音譯，即靈鷲山、鷲峰、鷲嶺，其取典是靈鷲山、耆闍崛山。佛陀講演《妙法蓮華經》就在靈鷲山、耆闍崛山。而精舍佛寶樓的六樓圖書館，則題曰「薄伽教藏」，「薄伽」是梵語Bhagavant的音譯，或譯薄伽梵，意譯是有德、能破，是佛陀世尊的十號之一。「教藏」是搜藏佛陀以來各種佛教典籍，它就是佛教的圖書館、藏經樓、藏經閣。這兩幅墨寶，大約是長老在民國79至80年間的作品。近幾年來，香光寺新建大雄寶殿也恭請長老書寫留墨，「到此方知浮生夢幻，立地且看腳下功夫。」墨寶已經寫好，尚未鐫刻，將安置在大雄寶殿前登殿台階的

柱子上。由於長老身體日益衰退，筆力不如從前蒼勁而稍顯婉約，更見其歡喜布施的慈憫。

長老個人在法的教授上也有其慧心獨運之處。例如慧寂法師告訴我，長老不教導修密法已有十幾年了。他認為修密法宜先奠造顯教厚實基礎，才是穩當的作法。但近幾年來台灣大行密教，喇嘛來台傳法灌頂絡繹於途，而信眾只求灌頂，對於法義卻不知聞問，雖曰修法，仍顯見人心浮躁，無法增益世道人心，於是領眾共修的法門轉為「參無字話頭」。長老從因緣觀下手，觀眾生機緣，善巧方便引導眾生。一如長老上課時最喜歡說的周利槃陀伽和舍利弗開悟的二個範例，是我最喜歡引述的：周利槃陀伽素有魯鈍之名，一些佛陀的弟子都沒有辦法教導他開悟，佛陀就教他掃地，教他掃地時念「掃帚」，周利槃特伽但念「掃帚」，竟能於數日間開悟。其修行是以無分別不亂之一心，一門深入，信心念心堅固勇銳。而舍利弗博學多能，精於論議，其修行是聽聞佛陀說「諸法從緣起」偈，而能言下一念悟入。佛法的悟入、證果與世間的知識，二者是大不相同。眾生根性本來就千差萬別，佛法的修學下手處，更是因人而異。長老善觀因緣度眾，不執一法，確實是空觀的實修行者。

長老發願要捐大體，但慧寂法師說：「台大醫院說家師不符合捐大體的標準。」我問：「什麼標準？」「因為太瘦了，家師體重只有35公斤。」她還特別重述一遍：「太瘦了。」若醫院不接受，願心不就無著了？我急著問：「結果呢？」「後來主治大夫說可行，因為家師的頭顱特別大。」長老的遺願終於能滿願了。我聽了，不覺也跟著念「頭特別大」。「頭特別大」應該是「願特別大」吧！

【編者註】民國八十年，日慧長老著《四部宗義論釋》，由法爾出版社出版，集述有部、經部、中觀、瑜伽等四部的教義綱要。

佛學院的修學生活，除了上課和例休之外，另外就是輪值出坡了。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當香燈。

當香燈，才知道看似簡單的插好三炷香，其實馬虎不得。要把三炷香插得直，又要成一直線，對於我是一大考驗——考驗著我的耐心。剛開始不是插得左歪右斜，就是對不齊，手還得抖上好幾分鐘，總是插了又拔，拔了又插的。直到最後慢慢耐下性子，香插得是又直又齊又迅速，我也知道「眉角」了。而那三炷香在我手中、在我心中，對我的改變——就這樣篤定安穩地插上去！

晚上安板，我左手拿著手電筒，左肩背著沉重的板子，右手握著板槌，各處巡邏。每到一個定點，得檢查門窗、電燈、瓦斯，沒問題，就敲板一聲。這個訊號是告訴大眾師，門窗已關好。最害怕的是：必須自己一個人，走在通往大寮那條黑漆漆的走道，四下一片寂靜，只有我的腳步聲沙沙作響。此時佛號伴著板聲，我是捍衛僧團、佛教園區的護法菩薩。突然發現——左肩背著的板如降魔杵般。背著重重的板，我還可以健步如飛，動作俐落，何時自己已突破黑暗障礙？

晨鐘暮鼓的準時與正確，是我的另一個學習，每天早晚得各敲一百零八下的鐘聲及三陣的大鼓。剛開始從睡夢中醒過來，得先釐清：要先打鼓再敲鐘，還是先敲鐘再打鼓？……迷糊的我對這些次序常是一片混亂。每早敲鐘時，隨著我的發願偈：「聞鐘聲，煩惱輕；智慧長，菩提生；離地獄，出火坑；願成佛，度眾生。」一波波地向四方傳開，上徹天堂，下通地府，喚醒那沉睡的心靈。鐘鼓鐘鼓，起板時，一個人要打上十分鐘的鼓，還要配上發願口訣，輕重快慢要拿捏得恰當，打出來的鼓聲才不會僵硬。還得讓大鼓與鼓棒成為好朋友，在鼓與鼓棒之間尋找彈性，利用彈性敲打出來的鼓聲，才會時或輕風吹拂，時或風起雲湧，時或雷電交加，風馳電掣！

我最開心的時刻是：大眾師在鼓聲中井然有序魚貫地走入大殿，開始唱頌歌詠三寶。僧人一天的生活，就在悠揚的讚頌聲中展開了。我的喜悅更加地鼓舞我提起正念，我就是如此這般地以清澈響亮的鐘聲、鼓聲、板響，來供養佛菩薩，供養十方一切眾生。你可知道：我是香燈，我是佛陀的侍者……。

學習在黑暗中前進，並與自己共處；藉由三炷香來培養自己的耐心與篤定；學習從鐘鼓板響中，培養正知正見和無盡的願力。所謂：做一天和尚，敲一天鐘。香燈執事，凡事盡心，它不只有方法、技術，那當中，更有我無盡的供養。